

「那我就和木木梟一起去抓圖圖犬囉！籟的話就在這邊把這牆上的一大幅其實很好看、但是有點和這邊的感覺不搭嘎的塗鴉給清掉。」

「欸，為什麼！這麼好看的东西如果被清掉的話，圖圖犬會很難過的……」

「一、因為你很高。二、因為這是研究所下來的打工——總之我就先走啦，我已經先請小貓怪去追一群剛畫完圖的圖圖犬，麻煩你了！」

將一桶清潔液和刷子、抹布等等東西遞給了籟以及魔尼尼，優奈拿出不知道什麼時候做的一把大紙扇，和木木梟氣勢洶洶的就往似乎是圖圖犬肇事逃逸的地方跑去。

「走著瞧你們這一群小搗蛋，重要的生活區是不能隨意揮灑亂畫的——！」

……嗓門很大，不愧是優奈呢？

雖然直到現在籟還是沒有辦法把這個女孩和她前一個充滿文藝氣息的保護文物工作搭在一塊，但從她表示「藝術品就是要應該在正確的地方展示」的堅持，那認真的紫色目光不像是在隨意說說。

「——啊好啦，該做的工作還是必須要幹的。魔尼尼，我負責上面比較高的塗鴉，下面就拜託你囉？」

「魔尼！」

小小的寶可夢對著籟比了個敬禮的手勢，拿起水桶內的抹布就開始用力清掃牆壁最下方的圖圖犬藝術(?)塗鴉。而他則是再次把瀏海給勾到耳後，利用身高優勢可以直接擦到塗鴉牆的最上層、一邊用刷子刷掉五顏六色的顏料，一邊對著魔尼尼說話當作聊天。

……畢竟會和自己一來一往對話以排解無聊的優奈跑去抓圖圖犬了啊。

「其實這些塗鴉都畫得很好耶，擦掉真的很可惜……和你說喔魔尼尼，我很喜歡畫畫、喜歡到小時候都會搗蛋、拿著蠟筆畫得家裡面整張牆壁都是。」

想到還沒出門旅行前被姊姊表示「皮到要死」的過去時光，籟瞬間覺得有那麼點不好意思——記得畫滿牆壁的那天自己被爸爸打了一頓屁股，還一邊抽抽噎噎的跟姊姊、媽媽一起把牆上的滿滿塗鴉給去掉。

某方面來講，和現在的情況幾乎是一模一樣……

搖搖頭讓自己可以繼續專心的在工作上，而似乎注意到什麼的魔尼尼扯了扯籟的衣角，拼命的喊著聲音試圖讓自家訓練家注意到異狀。

「嗯？怎麼了魔尼——」

順著小小寶可夢指著的方向看過去，只見有一隻圖圖犬盯著已經被清理成原樣的牆壁好一段時間——而後深呼吸、吐氣，在牆壁上開始作畫起來。

「等一下這是我和魔尼尼剛剛清好的你怎麼二話不說就直接開畫……嗚哇。」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圖圖犬已經在牆上畫好了籟和魔尼尼的臉，而且還維妙維肖。這讓籟直接忘記自己的工作開始拍起手來，而魔尼尼也是開心地繞著一臉得意的圖圖犬轉，似乎很滿意這隻寶可夢所畫的自己。

「哇啊，你畫的有夠好！不愧是圖圖犬，真的每一隻有每一隻自己的風格，超強！」可以說馬上丟下手上刷子的籟也湊近了大師圖圖犬，紅色的眼亮晶晶的，似乎可以在裡面看到認為「一切都超級有趣」的星星。

圖圖犬沒有表示什麼，只是拿出了兩隻畫筆分別遞給了籟與魔尼尼。

「你是要教我們和你一起畫畫嗎？」勾起了一個笑容，他回應。「當然沒問題，因為我最喜歡把我的所見所聞給畫出來了——！」

「魔尼——！」

響應了籟的動作，小寶可夢也開心的高舉起手上的畫筆。

「哇啊……好不容易抓到了一堆圖圖犬送回去了，也請博士可以給他們一個各自作畫的……」

為了抓圖圖犬而滿頭大汗的優奈與木木梟走向請籟清理的牆壁，可眼前的畫面讓她的嘴巴張得大大的、一時之間沒辦法從腦袋裡面擠出任何一句話做出回應。

「的……的……籟你們在幹嘛？」

好不容易才咬牙切齒發出了幾個字的發音，優奈下意識的握緊了手上的大紙扇、忍住南優奈忍住就算你看到籟和魔尼尼正在和一個漏網之圖圖犬在牆上一起畫畫也不要生氣……

「啊優奈！回來啦，妳看！」完全忘記自己的工作其實是「清理牆上塗鴉」的籟指向牆上的一個歪歪扭扭的圖——一坨藍色顏料與一隻鳥——燦爛的笑得像個12歲的男孩。

「圖圖犬超親切的，還教我和魔尼尼畫畫！我畫了妳和木木梟喔，我覺得……」

整個牆壁上面有著三種不同風格的塗鴉，有圖圖犬的寫實、魔尼尼的可愛，還有籟的一大堆完全看不出來在畫些什麼的東西……深呼吸、吐氣，在旁邊開心畫畫的兩隻寶可夢是無辜的他們很快樂，但是那個丟下工作的傢伙——

「天川先生。」優奈的語氣沒有一點感情。

「呃，是？優奈你怎麼直接喊我的姓——」

「你有沒有看到我手上拿著什麼啊早知道我就不應該指望你這個超級大笨蛋！而且還是個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就是一個畫伯還畫了整片牆壁的笨蛋！」

優奈手上的紙扇用力的往籟的頭上扇了下去，響亮的聲響讓正在作畫的兩隻小小寶可夢嚇得整個跳起來，而且還不知道為什麼、魔尼尼身上散發出了白色的光芒……

-

「啊，沒事沒事，至少你們把圖圖犬都帶回來了啊？我們會找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們盡情作畫，請不用擔心——是說，魔牆人偶清理牆壁的速度也很快啊。」

幾花博士親切的遞給優奈與籟一人一杯咖啡，而後方似乎是剛進化的魔牆人偶正一邊跳著踢踏舞、一邊拿著水管將住宅區牆壁上的清刷泡泡給沖掉。

「奇怪，為什麼籟的魔尼尼所進化成的魔牆人偶和我看過的完全不一樣啊？」喝口咖啡才真的消氣的優奈有些不好意思的呼呼籟剛才被自己重重敲下的地方，她提出了疑問。

「我也沒有想到這隻魔尼尼居然是我家鄉的型態，這座島真的很厲害啊、完全模擬出了每個地方不同的氣候……等等，才會出現特殊形態吧？」

「嗯，籟說的沒錯。那是伽勒爾型態的魔牆人偶，大概是在模仿訓練家以及圖圖犬畫畫的同時又突然受到了刺激，才會進化的。」

「原來如此……」

還是有點想不透這一切到底是為何的籟思考著，而幾花博士則是滿意的點點頭、似乎是因為覺得島上的復育十分成功？

此時一口喝完咖啡的優奈似乎想到了什麼，她嘟起嘴、伸手捏了下籟的臉頰。

「天川先生，請因為你脫序的行為和我以及博士道歉。」

「耶耶耶？優奈別這樣，妳還是叫我的名——」

「你不道歉我就一直叫你天川先生。」

籟這時才發現到優奈的神情十分認真，雖然平時總聽她說「我上班總是在翹班」、可意外是開始工作起來就會專注到不行的類型啊……抓抓還沾了點顏料的臉，他站起身子朝著優奈與幾花博士的方向鞠了個躬。

「優奈、博士，對不起！我不應該工作到一半就跟著圖圖犬一起把清理好的牆又畫髒了——！」

「好，我接受了，笨蛋畫伯籟。」

「啊……沒事沒事不用那麼認真，真的喔？」

抬起頭的銀紫髮男子臉上，帶了點不好意思以及歉意的紅暈。